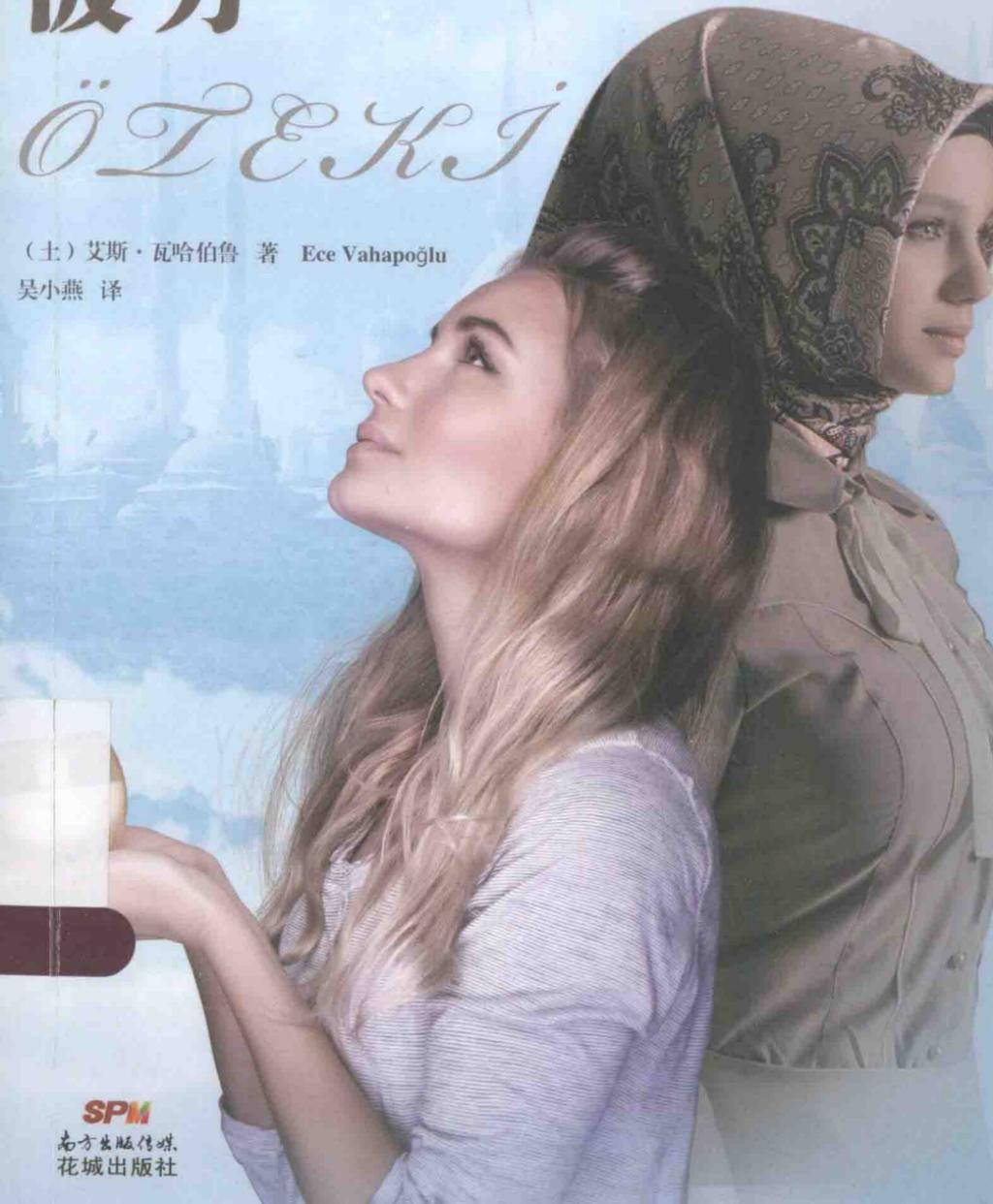


亲爱的 彼方

ÖZEKİ

(土) 艾斯·瓦哈伯鲁 著 Ece Vahapoğlu
吴小燕 译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亲爱的彼方

ÖTEKİ

艾斯·瓦哈伯鲁 著
Ece Vahapoğlu

吴小燕 译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19—2014—015 号
Copyright © 2009 by Ece Vahapoğlu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Kalem Agency through The
Grayhawk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亲爱的彼方 / (土) 瓦哈伯鲁著；吴小燕译。--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5.3
(现代土耳其女性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5360-7456-9

I. ①亲… II. ①瓦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耳其—现代 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7963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揭莉琳
技术编辑：陈诗泳
装帧设计：李咏瑶

书 名 亲爱的彼方
QINAIDE BIFANG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 10.125 2 插页
字 数 260,000 字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ÖTEKİ

CONTENTS

目录

001 / 引子	004 / 六个月前
012 / 库巴拉的生活 家庭	019 / 埃辛的生活 阿尔普
029 / 库巴拉的生活 上门相亲	036 / 埃辛的生活 慵懒
043 / 库巴拉的生活 礼拜	048 / 埃辛的生活 峰会
053 / 库巴拉的生活 希克马特先生	059 / 埃辛的生活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
070 / 库巴拉的生活 感激	078 / 埃辛的生活 按摩浴缸
086 / 库巴拉的生活 度假	092 / 埃辛的生活 朋友
095 / 库巴拉的生活 一桩坏事	099 / 埃辛的生活 反应
104 / 库巴拉的生活 设计	109 / 埃辛的生活 震惊
118 / 库巴拉的生活 萨梅特	126 / 埃辛的生活 春药
134 / 库巴拉的生活 再见	147 / 埃辛的生活 狂野
152 / 库巴拉的生活 搬家	160 / 埃辛的生活 博德鲁姆市
167 / 库巴拉的生活 合同	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72 / 库巴拉与埃辛 结婚礼服 | 177 / 埃辛的生活 花火 |
| 180 / 库巴拉的生活 指甲花之夜 | 185 / 埃辛的生活 科威特人 |
| 190 / 库巴拉的生活 生日 | 194 / 埃辛的生活 能量 |
| 201 / 库巴拉的生活 斋戒 | 206 / 埃辛与库巴拉 开斋饭 |
| 219 / 埃辛的生活 意志力 | 223 / 库巴拉的生活 老菲兹工厂 |
| 226 / 埃辛与库巴拉 呼吸 | 233 / 埃辛与库巴拉 乳霜 |
| 241 / 埃辛与库巴拉 薄纱 | 248 / 埃辛的生活 追踪 |
| 251 / 库巴拉的生活 哭泣 | 259 / 埃辛的生活 反击 |
| 263 / 埃辛与库巴拉 微风 | 275 / 埃辛与库巴拉 换位 |
| 284 / 库巴拉与埃辛 激情 | 298 / 埃辛的生活 之后 |
| 304 / 库巴拉的生活 诵唱 | 310 / 埃辛与库巴拉 救命 |

引子

“你吻过女人吗？”

库巴拉吃了一惊。想不到她会问这个问题。她们在交流中常常争执，而且埃辛对宗教生活和头巾^①的好奇她早习以为常，但埃辛说出这样的问题仍然让她措手不及。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她吞吞吐吐地说。

带着一丝调情的神态，埃辛害羞地转移目光，望向天花板。轻轻地拂了拂金发。

“唔。我也没试过。不知道吻同性是什么感觉呢。”

埃辛想说什么呢？

库巴拉感到燥热难耐。她激动的情绪把自己都吓倒了，

① 由于宗教原因，把围巾戴在软帽上用来遮盖头发在土耳其称之为“头巾”。一个用较粗糙材质做的软帽戴在围巾下面抚平头发，防止丝巾滑落。通常一套戴头巾的服装还包含有一件雨衣或者其他又轻又长的大衣。

这也许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。她感到罪恶而可耻。她渴望触摸埃辛的肌肤，感觉她的呼吸，躺在她的身旁。

她渴望她。

几个夜晚她都无法入睡。她已经过了界，为一个女人心旌动摇。她曾经一直想爱得纯洁。不想任何人知道她的爱恋。甚至不想埃辛知道。她感觉羞愧。

库巴拉享受和一个为爱而结婚的女人在一起。相对那个她被迫要嫁的男孩，她更喜欢埃辛的陪伴。她的未婚夫丝毫不能引起她的兴趣。也许在心底深处，她羡慕埃辛，谁知道呢？

埃辛觉得有一条神秘的纽带将她和这个女孩连在一起，尽管库巴拉所来自的世界是她一无所知的。然而从库巴拉的眼睛里，她看到了自己的不一样。没有库巴拉，也许她永远都不会在自身中发现此刻这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可以毫无偏见地爱他人，欢迎她进入自己的生活；她是不一样的，她对宗教没有敬而远之。她并非是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埃辛，但直到现在她才认识到有这样一个自己。

她们共同体验了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她们从无法理解对方，到逐渐亲密，享受她们共同度过的时光。她们仿佛填补了彼此缺失的空间。

这是一个她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，这个时刻甚至也许还有一点点快乐是她们无法衡量的。她们之间的电流充盈这个房间。那看似无可避免的将会成为现实吗？

这短暂的时刻仿佛长达数小时，这是时间中永恒的时刻。她们觉得如此怪异，她们甚至不能对视和微笑。不寻

常之事，并非人人都有的机遇。一个订婚女孩，一个已婚女人；一个戴头巾，一个不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怎样的引力？这是爱吗？相互吸引？好奇？对新鲜体验的追求？想成为对方？学习？或者这是个游戏？

她们几个月前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偶遇，那个无关紧要的邂逅却将她们带到了不曾料想之地。

六个月前

她最后一次看进明亮的聚光镜中。她的妆容得体，突显金色直发和一双蓝色大眼睛。过一会儿，她将要走出去面对五百名特邀观众。

她是一位选择掌控自己命运的年轻女性。她不受任何人指挥，几乎无所畏惧，在人群中亦不会迷失。她不是那种按照别人的期望生活的人，从不让自己随波逐流。你可以说她有些自恋。孩童时期她听从父母，但成年后，她不会服从爱人的命令，现在她就没有受控于自己的丈夫。如果哪天她有了孩子，她也不打算约束他们。

在她的国家，从西方标准和东方式男人“解放”出来的女人之间的联盟带来了一些希望，但她们的路也不好走。土耳其作为中西方桥梁这一角色如今已经让所有人——外国人和土耳其人——都迷茫了。一个国家在各个方面都过着现代化生活，同时却还尊重传统。这是一个由差异滋养的社会。

一些足够幸运的人能将二者合而为一，而其余的人却尚不自知。

如同其他西方化家庭的女孩一样埃辛也出国留学，比起社会中的大多数人，埃辛拥有更舒适的生活。在结婚前她谈过恋爱，做喜欢的事情和旅行。她拥有广阔的社交生活和一份面对观众的职业。当然，如今来自保守家庭的女孩也拥有了更自由的人际关系，还能尝试选择她们自己的职业。

在美国毕业后，她回到伊斯坦布尔，在几家公司担任公共关系和营销的职务。在一家电视台的国际新闻部任职时，她学习如何措辞，开始主持商业活动晚会、颁奖典礼和内部聚会。她喜欢站于众人前面，她喜欢她的工作。

她又一次主持一个颁奖典礼，这个典礼是由一家财经杂志选出“本年度最成功的人物”。尽管得奖者说是由杂志的读者选出，但一望即知事实并非如此。

发行这本杂志的是一个保守的出版集团，奖项便是颁给与之同一阵线的忠诚人士。当然，“年度实业家”和“年度女实业家”都是杰出的、思想开明的人物，然而其他奖项获得者则代表了“某个”社会领域。

她好像时常听到“年度企业家”获奖者希克马特·阿坎桑的名字。新闻中时常提及他，但她却是从其他地方得知这个姓名的。

此刻，她须集中精神，将这些想法置于一旁。她即将上台主持。

在过去几年，埃辛·乌鲁卡·阿克索接连参与了一连串

这样的活动，然而这场活动依然让她紧张。她以演说、美好的措辞、活泼的语气和轻重得当的语调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她的主持一直以来都很成功。这种站在台前面对观众愉悦的兴奋感让她有几秒钟心跳加速。开头从事这份工作时，她还无法控制自己的紧张。上讲台前，时常得要双手按住胸脯深呼吸数次。当她真的走上舞台，她觉得自己在观众前一丝不挂。只有在她读出手中的文稿后，她的自信才回来，那种当众赤身露体的感觉才消弭。

开着空调的大会堂里灯光暗下来。音乐响起，聚光灯落在埃辛身上，她走上舞台。绕着她的头到耳朵的无线麦克风跟她经典样式的衣着稍显不协调，但这样的工作这款麦克风最是舒适不过的。她看向观众，不易察觉地扫了扫她的便签，开麦讲话。她说出“欢迎”一词时，现场掌声雷鸣。她介绍第一位演讲者，接着逐个请出获奖者和颁奖者上台。

财政部长授予年度企业家的奖项给希克马特·阿坎桑。埃辛的注意力被引至前面几排有些微激动的观众。她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刚好坐在嘉宾席后，但说不出她是谁。一位戴头巾的年轻女士正热烈鼓掌。“她也许是阿坎桑的亲戚。”埃辛猜想。

近几年在这类活动中，她开始见到更多的戴头巾的女人，在嘉宾席中的骚动止息。这样生动的场面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变化，它刻进了埃辛的意识里。

当闪光灯曝光拍下照片，埃辛在想：“那个女孩是谁呢？”

获奖者们在麦克风前滔滔不绝地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，典礼推迟结束。走下舞台她才意识到高跟鞋几乎要了她的命。

一见到观众开始散场，她便在观众席中找了张椅子坐下。她还在想着“要是所有人都走了，我就能脱下高跟鞋，穿上平底鞋了。”她之前见到的那个戴头巾的女孩走到她跟前。“你真棒，这场典礼真好，恭喜你！”她紧张地说，“我爸爸得奖的时候我有点儿兴奋。”她停了一下接着说：

“其实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。我想我们曾在同一所学校读书。我是库巴拉……”

埃辛估摸肯定不是中学同学，因为她在伊斯坦布尔读的中学，伊斯坦布尔的中学不允许女生戴头巾。因此必定是在美国纽约的大学。

库巴拉明显克服了她的寡言少语，她说话的语气友好。

“我们在学校没有交流过，可是我记得你。你换了头发颜色。”

“是的。我现在是金发，”埃辛有些傲慢地说，“我不记得你的头发是怎样的。我怎么能够，我还从没见到过……”她停下来。这是说这样话的时候吗！多希望能管住自己的舌头。这个女孩的头是不是包起来与她何干？尤其在这里……她父亲还是其中一位获奖人。

库巴拉蹙起眉头，意识到埃辛话里的意思。她记得包裹着的衣着在纷忙繁乱的纽约市如同一个盾牌给她保护。她在这遮蔽中获得思想的平静。她退到自己的世界里，外面疯狂的世界不会干扰到她。

现下气氛有些紧张，尽管不是很紧张。埃辛不安地坐着，不知该如何重新开始对话。她知道说些恭维话无补于事。就

在这时库巴拉的父亲希克马特先生^①走向她们。

“那，你们互相认识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，我们在美国上同一所学校。我大一的时候她大四了。”

埃辛很讶异库巴拉竟然连这都知道，她转向库巴拉的父亲，伸出手。“恭喜您获奖。”希克马特·阿坎桑不喜欢跟女人握手，但在最近几年由于他地位的提升，他不得不习惯这种社交行为。他跟埃辛握了握手。

希克马特先生的出现让气氛缓和了点。埃辛扭头看向库巴拉，想要弥补她犯下的错误：“可以给我您的电话号码或者名片吗？”

库巴拉微笑。“我才刚刚开始在我父亲的公司工作，还没有名片，但我可以给您我的电话号码。”

埃辛发现当库巴拉笑起来时，她的脸是多么甜美。她穿戴的头巾和长外衣掩盖了她的美丽。埃辛之前不自觉地将注意力完全放在她的衣着上，别无他顾。这样的笑容改变了她整个样子！

父女俩跟埃辛说了再见后离去。

埃辛很快也离开会堂。她没有坐上自己的车，免得忍受难以找到停车位的折磨。她跳上一辆出租车，在手提袋里搜到手机。她看了看时间，快九点了。阿尔普让她工作完后给他打电话。也许他们可以在外面哪里见面也说不定。

^① 此处“先生”原文是 Bey，类似于英语的 Mister。在土耳其，Bey 是一个非正式性的社交礼貌敬语，通常用于名字后面而非姓氏后面。

有时候快乐就是划掉任务清单里的内容。办好事情让你感觉愉快。

埃辛喜欢这样的时刻。在成功完成一项工作后她的肾上腺素充满体内，无论多累，她都不想回家休息或睡觉。她更喜欢找朋友放松聊天。对于她而言，工作的意义就是能够创造出一种让她快乐的生活方式。她相信只要她事业有成，她的私人生活也会快乐。丈夫与她想法一致。他们看待男女性别不分孰优孰良，他们认为两人的结合圆满了彼此。

阿尔普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温暖：“我的宝贝做完工作了？”一接电话他就问道。电话里还有其他背景声音，因此他肯定在外头。

“是的，亲爱的，我出酒店了。你在哪里？”

“天气那么好，沃尔冈和我来了贝贝克^①，我们在卢卡。过来跟我们聚一聚吧。”

真完美。在她肾上腺素达到顶点时，她乐于将做好工作后甜蜜而疲倦的兴奋释放出去。

天气好时伊斯坦布尔的交通永远像是上下班高峰期。尽管出租车司机不停按喇叭想通过，但在这条沿海公路上也只能缓慢前进。

在他们抵达贝贝克时，她想到这个可爱的小小的海边村

^① 贝贝克（Bebek）：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什区里的一个社区，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边上。从奥斯曼帝国统治开始，贝贝克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住宅区。

庄多像索萨利托镇^①。她久闻这座海滨小镇，两年前在游览美国时特意去参观了，她一到那里便想：“真像贝贝克！”

稍有耽搁之后，她到达了土耳其的索萨利托最新最热的娱乐场所——卢卡小餐馆。她虽然想待在人群中，但还是很庆幸人没有如同往常那样挤得跟肉类市场似的。她想赶快亲吻她英俊的丈夫，因此没有挨个走到房间里她认识的人跟前打招呼。

阿尔普和沃尔冈跟以往那样谈股票。也许仅仅是她在旁边时他们才大谈特谈，装出一副工作狂的样子，谁知道呢。她肯定她没在的时候他们在谈女人。沃尔冈从事广告业，但也玩玩股票。他知道哪些股票达到峰值，哪些处于上升期，哪些预期会跌。他不喜欢称呼它“投机”，他称之为“投资”。

男人成功固然是好，但当他和妻子或爱人在一起时，还滔滔不绝谈论股票买卖就显得很无趣。有时候阿尔普和沃尔冈在股票话题上谈得无休无止，还不如他们说说加拉塔萨雷和费内巴切这两支永远竞争着的足球队——让人兴奋一点。埃辛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这对好朋友一说到足球就瞬间成了敌人。一天阿尔普说：“当你狂热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，就会毫无逻辑可言。其他人都是陌生人，是你的敌人。一个费内巴切的支持者不太可能容忍一个加拉塔萨雷的粉丝。”

埃辛发现他们谈股票已经谈了半个小时。“够了。男孩们，这话题堵得我都喘不过气来了。没有别的东西可说了吗？”

① 索萨利托镇：小镇面对美国旧金山湾，发展于十九世纪，是旧金山湾最古老的社区之一。索萨利托有很长的航海史，至今仍是世界各地航海者最钟情的目的地。

她无意指责他们，但是如同其他女人跟自己的老公外出想成为注意力的焦点那样，她也是。她已经嫁给阿尔普六个月了，希望他对她的感情一直保持新鲜。热情不应该短短几个月就冷却的。尽管他们结婚前，许多金融界的的女人曾与阿尔普谈过恋爱，但如今他是属于埃辛的。他的脑子里只能是他年轻漂亮的老婆。

啊！有时候期待让生活变得难以忍受。要是她能真正“没有任何期待地爱”……不可能的。这是唯一一件事情她明知该做，却办不到！